



## 弃医寻法闯天门 历数英雄更忆君

### ——褚雅青抗日二三事

□王祥林

褚雅青,原名褚敬斌,1902年出生在微山塘湖乡(原属滕县八区)李张阿村。7岁时入私塾,后因家境贫穷辍学。怀揣救国梦的褚雅青1919年离乡背井,南下福建、广东投奔旧军队,曾任连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四·一二”政变后离队去徐州基督医院学医两年,结业后在家乡南石、周营、马兰屯等地行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褚雅青愤而赋诗一首:“山河破碎吾心碎,世浊无处不冤魂。雅青愿为苍生故,弃医寻法闯天门。”立志救国救民的褚雅青于1932年再次南下武汉、九江等地寻找党组织,因未能如愿找到党组织,只好回枣庄矿区办学校,并将广仁医院从周营迁来枣庄,白天行医,晚上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由于业务上的交往,褚雅青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郭子化,并在其引导下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此后即以行医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10月,特委派褚雅青到抗大五分校学习结业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第五科科长,奉命去微山湖一带开展工作。褚雅青仍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1936年6月17日,在雅青医院的小楼上召开苏鲁临时特委紧急会议。会上决定临时特委机关迁往抱犊崮,留下褚雅青负责联络;将褚雅青开办的广仁医院作为临时特委机关的地下联络站,并在大北庄和高桥开设两个中药铺,作为联络站分站。褚雅青负责来往同志的接待工作,他行医的收入除维持开业所需,大都用于解决来往同志的膳食、路费等。

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褚雅青赶往大北庄,将从枣庄撤出的工人组织起来,于1938年3月在大北庄建立了抗日武装。不久,大北庄抗日武装便与朱道南、刘景镇率领的抗日自卫团合编为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褚雅青任第三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同年5月,正式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褚雅青任军医处处长。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由褚雅青在西集大庙建立医院。为抢救战斗中负伤的战士,在医务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褚雅青从地方动员来几位乡村医生,整理好从枣庄带出来的医疗器械,全力投入到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1939年4月褚雅青被调到苏北邳县陇海游击支队(9月改为115师陇海南进支队)任作战参谋。不久,被上级派往“山纵”14区队任参谋长。1939年12月运河支队成

立,褚雅青调回运河支队任作战参谋。

1940年11月初,鲁南军区决定让运河支队大部进入抱犊崮山区休整。朱道南、褚雅青等率小队继续留在运河西岸坚持斗争。其间,部队在槐树湾村被敌人包围。褚雅青身先士卒,协助朱道南指挥部队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以百余人的兵力,粉碎了千余日军的合围突击。槐树湾战斗是运河支队抗日战史上大量歼灭敌人的著名战役。战斗中,褚雅青负伤,被送往鲁南军区医院治疗休养。伤愈后,他被派往微山湖去领导地方武装。

1941年6月22日夜,各路游击队的负责人在小袁庄附近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收复微山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推选褚雅青为作战总指挥。褚雅青指挥各路武装分乘十几条船向微山岛进发,他自己带领3个加强班,主攻杨村东部的伪军团部。褚雅青派部分队员在伪军团部西面组织佯攻,将火力吸引过来。他则率敢死队从东面迅速逼近伪团部北墙,在墙上掏洞放置4支鸭枪,向大院里的敌人猛攻。敌人死伤惨重,于黎明时分推倒东北角的院墙,拼命向微山湖中溃逃,误入渔民为捕鱼而布置的鱼钩网阵里,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歼灭驻岛伪军200余人,活捉伪团副苏海如,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使微山岛又回到人民手中。1941年12月,峰县委决定成立峰县大队,褚雅青任副大队长。

1942年春,鲁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4月20日得到情报,临城、沙沟、塘湖、韩庄、夏镇等据点的日军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微山岛。当天晚上,驻岛各武装及微山湖办事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守微山岛。指挥部设在吕蒙村,其中褚雅青率峰县大队30余人和运支一大队八中队守微山岛门户杨村渡口。21日凌晨,日军2000余人分乘船只,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向杨村渡口扑来。



褚雅青烈士墓

褚雅青率领队员们严阵以待,待敌人靠近,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伤亡惨重,退回船上。敌人连续三次进攻均被我方打退,湖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敌人正面进攻失利,遂改变策略,一面继续佯攻杨村渡口,一面集中兵力攻打指挥部所在地吕蒙村。因敌众我寡,指挥部命令各路武装撤离微山岛。由于敌炮火封锁严密,褚雅青没能接到指挥部的命令。

上午9时,敌伪占领该岛西部的山头,架起机枪向杨村阵地猛烈扫射;湖面上的敌人也趁机向岛上扑来。褚雅青将队员们分成两个小组,分头抗击敌人。因兵力十分悬殊,10时许褚雅青所率部队只剩下几名队员,他本人身负重伤,在此危急关头,他命令幸存的战士立即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战士们不肯离去,要背着褚雅青突围,褚雅青严肃地说:“不行,我的伤很重,背着我,都出不去。同志们请服从我最后一次命令吧!”战士们在褚雅青严厉命令下方含泪离去。队员们突围后,褚雅青支撑着受伤的身体烧掉文件,将仅有的几粒子弹压进枪膛,饮弹自尽,壮烈殉国!年方40岁。

褚雅青壮烈殉国后,爱国诗人孙倚亭曾赋诗赞曰:我爱雅青勇出群,半生革命逐风尘。隐身自擅黄技术,除恶人称“黑煞神”。百战英雄常藐敌,一朝湖水竟成仁。而今湖水明如镜,历数英雄更忆君。褚雅青牺牲后,安葬在位于微山县微山岛乡李张阿村后褚氏祖林内,坟墓前由原微山县塘湖乡政府所立的墓碑,上书“褚雅青烈士之墓”。



## 梁山好汉中谁最后妻荣子贵?

□刘传录

梁山好汉108人中有媳妇的不多,露脸的就更少了,仅有李应、徐宁的妻子有说有词,林冲和林娘子算是有情有义的一对,林娘子却落了一个为情自杀的下场。整部书中夫妻恩爱、儿子出色的只有张清一人。

张清,祖籍章德府,绰号没羽箭,年少英俊,擅长飞蝗石绝技,百发百中,人称“没羽箭”。张清在第七十回出场,是梁山最后一个上山的天罡星,倒数第二个入伙,虽出场较晚,未给梁山建立寸功,却高居第16位。是什么原因让他占据了位置,绝对不是书中所说的天意,其实都是宋江的安排。

宋江和卢俊义以抓阄的方法确定了各自要攻打城池,东平府和东昌府都是紧临梁山的前线府州,兵马都监皆为选派的强将,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和东昌府兵马都监张清都是人才。宋江攻下了东平府,卢俊义却在东昌府连输两阵,这主要是张清的功劳。从另一个角度看,张清阻止了卢俊义登上第一把手的进程,帮助宋江坐稳第一把交椅。

张清出场瞬间就征服了宋江,让他喝彩不已。接下来更是飞石绝技,连打梁山十五名大将。徐宁、宣赞、呼延灼、刘唐、朱仝、雷横、董平、索超和鲁智深都被他打伤;关胜、杨志、燕顺被他打败逃走;刘唐被打中活捉。从宣赞的经历看出,张清的石子比花荣的弓箭实用,宣赞能躲避花荣三箭,所以迎战张清时说:“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话音未落,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梁山的名将,除了卢俊义、林冲、花荣,大都在张清面前栽了跟头,这也彻底震撼了宋江,宋江亲自解开张清的绳索,请他入伙。张清上梁山后排在天罡星第十六位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如果说张清上梁山后有一点点功劳的话,那就是向宋江举荐了兽医皇甫端,使其成为最后一个上山的地煞星。自此,一百单八将齐聚梁山,宋江的天罡地煞理论得到了实现。

不仅宋江喜欢张清,作者更是对他情有独钟,送给张清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女主角琼英是田虎手下的女将,美貌绝伦,飞起石子百发百中,人称“琼矢鏃”,她的飞石打过梁山的扈三娘、孙新、林冲、李逵、解珍等人,威力不在张清之下。张清和琼英的爱情缘于飞石,更与两个梦有关。琼英为报父母仇,梦见神人传授武艺,一绿袍年少将军教她飞石绝技,许下宿世姻缘;张清养伤期间梦一秀士请他去教一个女子飞石,说那是将军宿世姻缘。

按照吴用的部署,张清化名全羽,和安道全一起打入襄垣城内卧底。演武场上,琼英见到全羽的长相和梦中教其飞石的人相同,便暗暗吃惊。当两人的石子在空中相遇,雪片般落下来时,两人知道对方就是自己梦中情人,他们的爱情不期而至。

张清和琼英两人情意相投,志同道合,可以说是整部书中不多的爱情故事。他们里应外合占领襄垣城,活捉田虎。在东京法场,琼英以田虎的首级祭奠父母。皇帝为表彰其功劳,让张清官复东昌府旧职,封琼英为贞孝宜人,连她为节而死的母亲宋氏也被朝廷赠封为介休贞节县君,建祠表彰。

张清的飞石是梁山战场上的一大法宝,石子给了他战无不胜的威望,也让他走了麦城。卢俊义进军方腊的独松关,张清与董平私自出营抢关,二人因地形限制放弃战马,步行上山,关键是张清的飞石是放在马鞍后的锦袋中,弃马步战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独门绝技。近距高用枪,张清从战神变成了凡人,为董平,张清手中那条枪刺在松树上拔不出来!被厉天闰趁一枪戳中腹部,和董平一起凋零在独松关下。

《水浒传》基本未涉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后代,独对“双清”的后代有交代。宋清有一个官至秘书学士的儿子宋安平,很大程度是沾宋江的光;另一个就是张清的儿子。征讨方腊,琼英因为怀孕留在东京,生下面方耳大的儿子张节。琼英闻得丈夫被杀死于独松关后,哀恸昏厥,亲自到独松关扶柩到张清故乡彰德府安葬。在琼英的培养下,张节成了战功赫赫的抗金名将,得封官爵,归家养母,奏请表彰其母贞节,这为张清和琼英的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张清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梁山好汉中唯一妻荣子贵的战将。

## 【民间忆旧】

□郑云霞

## 一只老座钟

吗?母亲说:先不管了。就这样,第二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去了滨州市,花了三十九块钱,买了一只座钟回来。

座钟是母亲用一个包袱严严实实地包回来的。座钟是土黄色的,前面罩着玻璃,亮晶晶的,分针和时针是黑色的。父亲用手拨着座钟的分针,回头让我打开收音机,听里面的准确时间。他每转到半点的时候,座钟都会“当……”响一下,转到整点的时候,会“当当当”响几下。那声音清脆、悦耳。我和弟弟非常好奇,歪着脑袋去看座钟的后面。后面有个长臂小锤子,每到半点或整点就自动地抬起来敲,一下、一下,干脆、利索,特别神奇。

调整好时间,父亲把座钟放在茶几的正中间,母亲屋里屋外忙碌着,每到茶几前都会停下来看一眼,喜滋滋的样子。

晚上,一家人正在吃饭,院门响了。有人敲门!父母相互看了一眼,都露出慌张的神情。母亲说不是大队里来要钱的。话未说完,父亲放下筷子迅速站起来,顺手从饭桌后边的床上拽下枕巾,走到外屋,把座钟用枕巾包起来抱进了里屋,放进床后边的木头箱子里,顺手又拿起一床小褥子塞进去。这才叫我开门。

我打开院门,舅舅站在门外,他埋怨: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舅舅进到屋里,父母一看是他,也都松了口气。舅舅

刚坐下,就听到“当、当、当”几声,虽然比较微弱,但还是很清晰的。舅舅疑惑地看着母亲:什么声音?母亲“哦”了一声说:没啥,没啥,一起吃饭吧。

就这样,那只座钟每天早晨被父亲包好放在箱子里,晚上八九点估摸着家里不会来人了后,再抱出来放在茶几上。大队里也来过几次钱,都被母亲以出去踩藕没赚到多少钱给搪塞过去了,直到第二年夏天自留地里的菜卖了,才慢慢还上。钱还上后,那个座钟就光明正大地摆在了茶几上。后来,母亲去赶集买回来两个花瓶,两束塑料花,在座钟的两边一边放一个。在夏季时,母亲也会在地里采两束野花插在瓶里,到了冬季就又换回假花。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正在吃饭,听到老座钟拖着长音响了起来,在“当”和“当”之间还咿咿啦啦的,很像年龄大了的老人呼吸时嗓子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我放下筷子,来到了父亲的卧室。他床旁边的三抽桌上放着那只老座钟,颜色已经暗了,玻璃罩子上也像蒙上了一层雾,像老人的眼睛混浊不堪。我看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依旧是准的。我仿佛看到那个长臂小锤子慢慢地、艰难地抬起胳膊敲打着。抬头看看父母,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揪了一下,生疼。

很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钟或表,早晨起床多是听公鸡打鸣。经常正睡得迷迷糊糊,听母亲对父亲说:哎,快起来吧,鸡叫三遍了。我不知道鸡叫一遍和三遍母亲是怎么听到的,我只知道鸡叫三遍的时候,父母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了。

第一次有钟表忘记是哪一年了,只记得眼瞅着要过年,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父亲坐在火炉子旁,闷头抽了几晚上烟叶子后,终于决定瞒着大队里,偷偷去外地踩藕,以补贴点家用。可是,一个多月后,父亲出去踩藕的事还是被大队里知道了,大队书记来家里好几趟,要求父亲尽快赶回来,还要把这个多月所挣来的钱交给大队一部分。没办法,母亲让大舅骑着自行车跑了很多路才把父亲找回来。回到家的那天晚上,父亲在煤油灯下把钱仔细地理顺,一张一张数完,然后递给母亲。一共一百多块,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不仅春节的衣服、白面、肉有了着落,连第二年春天自留地里的粮食种子和我们上学的费用也有了。母亲拿着钱对父亲说:队里的钱先不给,咱先买只座钟吧,孩子早晨上学的点总是不准,不是起得太早就是迟到。因家里的大小开支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当然不会反对,他只是小心翼翼地那队里愿意